

那个小山村

出彩鹰城 圆梦小康

主题征文

三

如果是在前几年有人向你提起我的家乡,你一定会摇头不知所云,因为那偏僻而又贫穷,无人问津。我从小就渴望挣脱她的羁绊,就像深闺里的恨女,朝思暮想着外面的繁华和开放的天地。可家乡似乎限制了我,让我体会到了什么叫望洋兴叹。

今年疫情期间,我在家乡有了长久停留,给了我重新认识家乡的机会,让我对故土产生了难以割舍的眷恋。

一

在郑县西北部与禹州交界处的大山里,除了密树遍野,还有修竹翳郁。空旷的山谷,稀稀疏疏地分割着窑洞里的人家。

一年四季,这里除了一片宁静,便是久远的寂寞。虽清幽,却遮掩不住她的闭塞和落后。

车轮咯吱,挑担悠悠,牛耕驴拉,鸡鸣狗叫,柴炭烧饭,粗衣布履,无不说明了它与新时代的格格不入,这就是2015年前的茨芭镇北竹园村。我便是在这里土生土长的大山的女儿。

北竹园村所辖六个自然村,鲁医河是她的脸面,依次向前排列的是梁家沟、竹园沟东、竹园沟西、金鸡嘴、刘沟。三面环山的北竹园村,只有一条向南的路。此路随着山势的蜿蜒起伏,一道弯又一道弯地拐来拐去,通过九曲回肠的张望,才能看到我向往的文明和进步。

若是能一路走到城里去,便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一样新奇。

由于村上只有小学一至四年级,上五年级时,我只好到离家二十多里远的茨芭镇上学。那时家里穷,上学时带干粮。到吃饭时,我总躲在一边儿,害怕别人看见。但还是有那么一次被同学发现了。在一次摩擦中,他们骂我“土包子”“穷山妮儿”。为此,我差点儿辍学,也更恨这个贫穷的、生我养我的小山村了。

我睁大了眼睛在等待,等待喜从天降。我满怀憧憬在期待,期待我的家乡翻天覆地的新变化。

终于,“忽如一夜春风来,千树万树梨花开”的惊喜出现了。

二

八月的北竹园村,迎来了2015年瓜果飘香的季节。空气中的甜香味儿浸染了六个小小的村庄。在忙碌的收种之际,一位高大魁梧的城里人驻扎在了我们村。

后来听说,那人叫王文生,是市人保财险公司工作人员,受组织委派,到俺村来帮助老百姓脱贫致富。说实话,我们这儿的人还真的不相信他有什么能耐。怀疑和嘲笑并存,村上的老百姓都拭目以待,静观其变。

时光如流,岁月如节。我因在外工作,没有目睹扶贫工作是如何开展的。但每次回到村里时,总能看到大大小小的变化。

水泥路替换了泥泞的山路,有“招牌”之称的鲁医河村挂满了灯笼,白粉墙上一幅幅富有文化气息的画作栩栩如生。红色党旗像一团火,燃起村子的激情岁月。

已经踏入北竹园村的我,差点儿找不到自家的门儿。红石铺路,彩旗飘扬,水泥凳,圆石桌,连村中那棵古老的槐树上也挂上了一口老铁钟,在太阳下闪着光。紫红色的小花一排排一列列地从铁钟下延伸到村室门前,笑脸迎接前来观光的游客。墨绿的翠竹,带着文人墨客的谦逊,清雅地捻须颌首。

古人云:主别三日,当刮目相看。此言果然不虛。这种变化在日积月累中得到了验证。带着欣喜和激动,我想对这些变化,做个浅显的考查。



史海泛舟

87.太后隆恩

北宋元丰二年(公元1079年),时任湖州(浙江境内)太守苏轼(四川眉山人)因“乌台诗案”被捕入狱,由于事涉新旧党争,有关方面欲置苏轼于死地。一天,宋神宗赴祖母曹太后宫中请安,曹太后问:“官家何事不怪(皇上怎么看着不高兴)?”宋神宗说:“有好几件事没有头绪,比方说有位叫苏轼的文人,写诗诽谤朝廷,我拿不定主意如何处置。”曹太后问:“莫非苏辙之兄苏轼乎?”宋神宗惊奇地问:“奶奶如何知道这个人?”曹太后告诉皇上:“吾曾记得你皇爷爷宋仁宗有一天主持殿试归来,满面欢喜对我说‘今日得二文士,然吾老矣,度不能用,将留以遗后人。’”这二人就是苏轼和苏辙!”宋神宗心有所动,嘱咐宰相王安石(江西抚州人)对苏轼案从轻发落。苏轼被降职为黄州(今湖北黄冈市)

团副贰使。

88.太监猖狂

明朝宦官的嚣张气焰令人发指。明宪宗成化二十一年(公元1485年),皇家尚宝司(主管印玺)官员许路遇太监邓才渡,由于没有避让太监,双方发生争执,许路遭邓才渡杖击,随身佩带的牙牌(出门证)被打碎。两人均被扭送至锦衣卫,结果涉事太监遭训斥后离去,许路竟然被判受杖三十。

明孝宗弘治二年(公元1489年),尚宝司官员李溥遭太监姜荣殴打,李溥被打得破鼻流血。皇上闻之大怒,下诏杖责姜荣三十,调离岗位;同时斥责李溥忍辱不言(不动手反击),有辱朝廷官威,将留以遗后人。”这二人就是苏轼和苏辙!”宋神宗心有所动,嘱咐宰相王安石(江西抚州人)对苏轼案从轻发落。苏轼被降职为黄州(今湖北黄冈市)

明穆宗隆庆二年(公元1568年),太监许义诈骗钱财被人举报,巡城御史李学道当众鞭答许义。此事传至皇宫,众

头向西北四五里处便能到大刘山底下的又一个小村庄——刘沟。说实在的,这些小村庄,在以前我真的不愿意来。我也真的不屑她的存在。

四

村口,碰到一个伕儒,前胸隆起,背驼大包,身矮腿短,面红耳赤,一颠一跛地边走边和旁人说着话。

“老李叔,您不是老早从茨芭回来了?咋现在才进村呀?”一位干部模样的小青年,扯着嗓门儿喊道,脸上堆满了真诚的笑容。

“哎呀,我在茨芭吃的恰恰面,又吃了一个大火烧儿,吃得饱了,顺便慢慢儿走走,消化消化。”

“走,坐上车,就是往您家去哩。”那人把车停在了老李的跟前,让他上了车,还叮嘱他上车时慢点儿。

我不紧不慢地尾随在他们身后。顺着深深的胡同向右拐,穿过两个旧门楣,便看到石砌的房洞,窄小的院落,一间上下两层的石洞房依山而筑,块块青石经炊烟的熏染,透着时光的影子。红砖垒成的西厢房里摆放着液晶彩电和有线网络的机顶盒,小厨房里用上了煤气灶。墙上挂着蓝底黄字的铁牌,上书:李六合,五保贫困户。

那人回头看到了我,微微一笑,温和地问:“呀,妮儿,你啥时候来了呀?”

“您就是今年初新调来的扶贫第一书记赵书记吧?之前只知道王书记是这里的扶贫书记,后来听说俺村又调来了一位书记,但一直没见过。看来国家真的重视我们村,竟有两个书记来扶贫。”被人发觉后的我,红着脸不好意思地结巴起来。

“啥书记,都是普通人。我的老家与咱北竹园村挨着呐。以后别叫我书记了,叫哥就行了。”

他回过头,又继续亲切地对老李说:“不是说让您去住院吗?您咋不去呢?”“我现在好好哩,住啥院哩。吃得好,住得好,心情好,病也好了。”

他一手撩起披在身上的红格子上衣,边穿边看着我,说:“共产党好啊,让这个无儿无女的不中用人老有了依靠。闺女,我跟你讲,我今年62岁了,腿脚也不灵便,以前担心往后咋办,现在国家每年给我发3700元补贴,享受村级光伏电站‘三无人员’收益分配及金融带贷利息分红。我不愁吃,也不愁喝,有病住院国家全管,我一分钱也不用花。真的感谢共产党,赵书记更是天天关心我的事,三天两头跑上来看我。可我以前还说扶贫工作的坏话,你说我真是不知好歹。”

话语间,李六合的声音变得哽咽起来。

五

日倾斜斜,已过了午饭时间,虽然我的双腿略感疲惫,但是心里充满了别样的感动。交谈中,我得知赵书记原来在薛店镇青西村任第一书记,后接受上级调遣,于今年二月份到北竹园村接替王文生书记的工作。

在县城居住的他很少回家。自驻村以来,他一直没有时间照顾自己的家庭,而家里的一切事务和孩子的日常生活,都是妻子一人承担。他把所有的精力和时间都用在扶贫工作上,在北竹园村一住就是十天半月。为此,妻子与他发生过强烈的碰撞。

正说话间,他的电话突然响起,是他邻居的手机号。

女儿告诉他,弟弟好像发烧了。妈妈去单位开会还没有回来,电话也打不通。

“好,乖乖,你等等,我给你妈联系。”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,请您稍候再拨。妻子的电话打不通。

怎么办?怎么办?他焦灼的汗水瞬间湿透了衣背。已无暇顾及我提出的疑问。

他发抖的手指在一次又一次地拨打着妻子的电话。

“赵书记,你回去给孩子看病吧,孩子要紧。”

“不行啊,今天下午三点要开会,主要是扶贫工作汇报,整理好资料。这两天省里随时都要来抽查,镇里主要领导们都守在岗位上,星期天的休息时间都牺牲了。”

“可你家孩子发烧啊,这也不是小事儿。你给孩子看完病再赶回来不就行了?”

“这儿离县城得走1个多小时,回家看病再返回,恐怕天都黑了,那会就开不成了。好多东西还要我去安排。”他的眼里布满了愁绪。

村室到了。我下了赵书记的车。赵书记着急地坐在驾驶室里,一遍又一遍地拨打着电话,手机没有再打通过。

后来听他说,信号中断半小时后,妻子终于回到了家。把孩子送到了医院,得到了治疗,幸好孩子没有发生意外。

后来,我再次见到了赵书记。他疲惫的眼神里有着淡定和沉着。太多太多的目光盯着这里,太多太多的心想着这里,这个让我小时候巴不得赶快离开北竹园村,有着承受不起的沉重感。她承载着所有人的牵挂,所有人的希望,所有人的梦想。

赵书记瘦小的身影在村室褐红色的铁门外慢慢消失,王文生书记的笔记本里记录着岁月的更迭和变化。青山两岸的风景,正在所有人的付出和牺牲中革新。

我的泪眼里,又装满了赵书记的女儿那一声声无奈的求助。

(涂俊宏)

稿约

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之年,也是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收官之年。为鼓励创作更多留住时代印记的优秀作品,生动反映我市精准扶贫的亮点和干部群众奋发脱贫、自强不息的精神风貌,凝聚起推动综合实力高质量重返全省第一方阵的强大精神力量,平顶山日报“落鳧”副刊以“

彩鹰城 圆梦小康”为主题征集优秀稿件。

作品必须为原创,要求紧扣主题、情感真挚、特点鲜明,杜绝凭空杜撰或抄袭、模仿。

体裁:散文、诗歌、短报告文学、小说,投稿对象仅限平顶山境内作者。投稿邮箱:rbfk@pdxw.com。

粒米如山

□解娟娟

那是一个贫穷的母亲。她身后站着哭泣的瘦弱孩童,旁边的空地支起一锅,锅里烧着嘟嘟冒气的石头。孩子的哭声惊动了邻居,经询问,得知这位母亲正在煮石头饭,只为让孩子们有所期盼。

石头必然不能当饭吃。但对于饥饿的孩童,看着那口锅,干瘪的肚皮似乎做好了消化的准备。他们的眼神焦虑而茫然,仿佛在倾听“食物”,又好像在期盼奇迹。

如果,如果此刻,哪怕只有一小把米投进锅中,经沸水翻滚后铺散的米香,势必改变那位母亲和孩子们无望的姿。

米啊,是挽救生命的良药!

2019年,全球有近6.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,2020年,全球将至少新增8300万饥饿人口,甚至可能新增超过1.3亿。

时光辗转回到少年时代。母亲常念叨着:“一粒米啊,从天上看,就像一个大盘磨,菩萨是要用响雷惩罚的。”她说这话时,神色是凝重的,一只手轻叩桌面,另一只手指着遥远的苍穹。

小弟不以为然,遇到晴天,自认为菩萨顾及不到我们,调皮地将勺子掩住剩饭。逢到雷雨天,他才一反常态,急急扒饭,脖子似被摁住了般,头都不抬下。

母亲看着干净的碗壁和清爽的桌面,很是欣慰,把淘米时漏下的碎米粒、菜叶和瓜皮煮成猪食,然后冒雨,啰啰嗦嗦地喂小猪崽。猪崽们争先恐后抢食的模样,不亚于激烈的大片。哼哼唧唧,长嘴、长舌、短腿、肥

耳、细尾齐上阵,就为了争那口饱食。风卷残云般,食槽里很快见底了,且让乌漆墨黑的底色透出光亮的色泽。母亲慨叹:小猪崽是最惜食的!它们注定长得快。

谁说不是呢?草木有灵,万物有情。春风、夏阳、秋露、冬雪,一世一世地轮回,孕育大地精华,甚至每一丝细微的根系和叶脉都颤动着时光的眷恋。

草木被风温柔以待,凡吹过的地方,都散发出季节的香气。一片叶,一朵花,一枚果。层层包裹,点点绽放。殷红、纯白、浓墨、橙黄、青绿、华紫……柔韧、坚实、饱满、惊艳,染山浸水,迎日映月,任时光流泻。

当人类融入自然,加入汗水调和后,山水愈秀,花果并茂。我们可以从遗留下来的瓷片等器物上,知晓祖先们披荆斩棘的勇猛和无畏。他们凭着最简陋的工具,冒着严寒酷暑,对抗自然灾害,一心一意开辟出繁花似锦的空间。智慧如古人,他们时刻用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,一丝一缕恒念物力维艰”的话语警示自己。

我的祖辈和父辈都是从苦日子里熬过来的。稀薄的大麦糝儿粥,寡淡如水的菜汤,一喝几大碗。前脚饱嚼,后脚就饿。瞅着玉米棒子,眼冒金星;闻着稻香,口中流涎。在少粮的日子里,任何可以用来果腹的东西,均可以称为食物。其中,最称心称胃的,是米。对他们而言,粒米如山啊!

一粒米里,既藏着生存法则,又时时提醒我们缅怀初心。

道是无情却有情

□杨兴文

大学毕业留在北京,担任编辑,除了双休日之外,我的空闲时间很少。尹杰是姐姐家的长子,凭借优异成绩考取大学,姐姐打电话给我,希望我请假几天,去她家带尹杰到北京,送他到学校,帮助他报到登记。

在电话里,我告诉姐姐,最近我特别忙,没有时间去她家,让尹杰自己到北京,途中不会遇到麻烦。

尹杰是山村孩子,从来没有到过北京。听说我不想请假,姐姐在电话中叹息:“既然你没有时间回来,就只有我送他到北京,北京很大,我不放心让他去,要是他在街上丢失,家里如何是好?”

我连忙安慰:“最好让尹杰自己到学校,路上肯定不会有问题的。”

在犹豫不决中,姐姐匆匆忙忙地挂断电话,我没有去接尹杰到北京,似乎她心里很不愉快。

几天之后的深夜,我的手机突然响起,把我从梦中惊醒。我拿起手机接听,电话是尹杰打来的,在电话中他慌乱地说,他已经独自到北京西站,有几个交头接耳的年轻人在围观他,看起来样子非常可怕,估计想抢他的钱,要我赶快去火车站接他,免得人家抢走他的钱。

听了尹杰的讲述,我立刻责问他:“火车站是否有警察?”

尹杰慢慢腾腾地回答:“火车站可能有警察。”我随即追问:“火车站有警察,你为什么不请求他们帮忙,反而打电话给我?从我住宿的地方到火车站,有几公里的路程,即使我有翅膀,也不能立即飞到你身边,让你平安无事。你赶快找警察帮忙。”

两个小时,尹杰打电话给我,他已经到学校。

我用残酷让尹杰知道,在非常紧急的情况下,远水难救近火,如果自己无法摆脱困境,就要赶快寻找别的办法。与其向远处的人求助,耽误宝贵的时间,不如赶紧请求身边的人帮

有几春!如果总等着跟喜欢的人喝酒,吾之为乐无几,而春亦不吾待也。”

90.禁绝自宫

长沙一位男子上疏,请求自宫为皇上做内侍。明仁宗诏曰:“如此懒惰不孝之人,竟然自绝于父母,我岂可令其在左右?”诏令其充军戍边。不久,兴州(今陕西汉中境内)左屯卫军官徐翊上疏请求退役,理由是有个儿子自官后在皇宫中做太监。明仁宗诏斥曰:“为父教子,为子养亲。尔有子不教,自伤其体,背亲恩,绝人道,都是你这个做父亲的错!你若想退役,让你儿子顶替你!”皇上下诏给刑部尚书金纯(江苏宿迁人)说:“今后再有民间自官者处死,官刑亦须严禁。”皇上的意思并非取消太监制度,而是说净身这一套程序得由官方进行,不许自官。

(老白)

